

外,地方政府不作为、纵容病死猪肉产业链非法暴利;最后,食品监管部门吃纳税人的但不履行职责。

《新民周刊》:其中,你觉得哪一块该负主要责任?

史璞:我是学管理的,管理是不怕有问题的。关键要看,出了问题后有无有效的方法去管控。比方说,地上长了野草,野草本不是问题,问题是我们雇的花匠为我们拔草了没有。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不怕有违法商户为追求利益不择手段。问题是,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否尽职尽责了?有没有依法行政?

虽然每一块都有问题,但最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:通许县病死猪肉泛滥的问题,表面看似耗子多,实际是猫不逮耗子。最关键的是监管环节出了问题。所以说,我最后就骂了食品监管部门,它们失职渎职。

## 为自己维权,也为多数人维权

《新民周刊》:发布“绝食抗议”的声明之后,你表示通许县的副县长曾约见过你。

史璞:确实,3月13日下午,通许县的一位张姓副县长来郑州约见我。他其实想通过关系让我别去绝食。但我的态度很坚决,只要通许县不向百姓道歉,我就一定会去绝食。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政府学会负责任。

《新民周刊》:谈话的内容还有什么?

史璞:第一,所谓汇报他们整改的情况,他们称这种现象是个别现象。我当即指出,这种情况是由来已久的,并不是个别现象。

随后,我提出县政府要向人民道歉,必须要在省一级的媒体上公开道歉。若非如此,大家就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对方即表示,省级媒体的道歉一时半会儿做不了。我就提出,可以在通许县的官网上先发布道歉信,然后找省委宣传部来联系媒体发布你们的道歉新闻。对方立即许诺,晚上就会和主要领导再研究一下,并表示有任何问题会及时沟通。

结果到了当天晚上11点多,他们的官网上仍没有出现(道歉声明)。第二天10点

之前,也没有。

《新民周刊》:除此以外,12日到15日期间,你还受到过哪些阻力吗?

史璞:3月14日10点多时,我的一个直系领导给我打来电话称,通许县的整改情况都已经有了。我听了内容后就跟领导说,那些都是忽悠人的。我当时就觉得你们通许县不跟我直接沟通,而找我的领导来说这件事,这不是施压是什么?于是,我又发了一条微博:“老子不是政客!”

当天16点多,我住地的片警跟我联系,问我是不是要去静坐,带不带学生等等。我就跟他解释了一番,表示我是去绝食抗议,就一个人。到了17点左右,那位张副县长又赶到郑州说要见我。这次,我不见了,因为他们没有诚意,怎么也要派个能拍板的人来吧。

之后我就中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,电话不接,有人敲门也不开。我就是想避免事后有人说我在绝食前有串联活动。

《新民周刊》:听下来,你虽然话说得很重、很敢说,但行动上又是非常谨慎的。这与你学管理有关吗?

史璞:有关系。因为这件事涉及到公共利益、公共秩序的问题,并不是我简单的口诛笔伐。那我就必须考虑到行为的整个过程是可控的。

我的动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,好的动机必须有好的行为来约束;我选择一个人去也不违反任何现行法律法规,不是聚众,不会影响社会秩序。

地点也是我精心选择的。我这个行为必须区别于上访,区别于游行示威,我不能去堵政府的门,而紫荆山那块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,离我们省委很近。另外,我选那里还有个更重要的想法:绝食抗议本身往往会给人“右”的倾向性,毛主席像又是一个“左”的符号象征,我希望我的这一行为在这样的背景空间里中和掉它的政治倾向性。我完全是为了公益,没有更多的政治考量,我就是个中性的行为。

在时间上,又是3月15日,我不仅为自己维权,也为多数人维权。

《新民周刊》:一开始就打算采取绝食抗议?

史璞:这个是逐步升级的过程。从3月9日开始,我就在网上抨击病死猪流向市场的现象。但到了12日,他们没任何反应。我才发布了一个声明,决定如果相关部门再不关注,我就采取绝食抗议。但其实,我还是有所期待的,甚至到了14日晚上,我还是希望能看到当地政府的道歉信。15日起床后,我仍未看到对方道歉的表示。于是,我临时从柜子里找出一块白布熨了熨,在街边买了支签字笔写下“绝食抗议食品不安全政府渎职”,就出门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:你做过最坏的打算是什么?

史璞:没有,我一直认为没人会找我(麻烦)。原因在于:首先,我的动机不错,这件事本身不错,我的行为没有违法。

《新民周刊》:当天的情况怎样?

史璞:那天我坐在那里,整个过程除了一开始有人拍照围观之外,下雨后,基本是我一个人坐在那里。我们学校负责维稳的副校长、书记,加上保卫处的人都去了,他们是职责所限。他们一开始劝我离开。我就跟他们说,别在这里拉拉扯扯,旁边有人拍照,发到网上说你抓我,就会造成更大的影响。说完之后,他们就到了主席像后。

雨下大之后,他们买了伞给我。到了下午三四点时,我们学校的工会主席到了,告诉我,我的目的基本达到了,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对病死猪现象有所批示,要求彻查。我一看省委领导都批示了,再加上单位的十几个同事陪着我在雨中呆了近7个小时,我们得有理有利有节,给他们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时间。我就说撤吧,我们就走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:如此看来,“绝食抗议”还是有所收获,至少相关领导已经批示。

史璞:我的部分诉求达到了,但有些责任人的处理还没有结果。我原来还要求通许县的主要领导要引咎辞职。监管部门的人也要引咎辞职,包括郑州、开封的,因为通许县的问题即使再严重,充其量也是货源地,流向郑州、开封市场时,当地的食品监管部门